

老人爱存“破烂”是不是病？

家里生活条件不错，可是爸妈为什么喜欢捡“垃圾”，攒“破烂”？他们是艰苦朴素，还是生了病？精神科医生说，如果家里的老人迷上了捡“破烂”，要认真看看老人到底捡的是什么“破烂”。如果是真“破烂”，有可能是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；如果是陈年杂物舍不得扔，儿女还要多理解。

住豪宅 捡破烂 原来是患上老年痴呆症

74岁的张老先生一直过得非常节俭。其实，张老先生的家庭条件不错，儿女都非常优秀，儿子在老家工作，事业有成。他退休后就跟着在北京安家的女儿一起生活，居住在一个比较高档的小区里。

这两年，女儿发现张老先生变了。张老先生原来就过得节俭：小区附近有一个超市能买菜，但老人觉得超市的菜价高，就走上半个多小时到大型菜市场买；买菜的时候，货比三家，专挑便宜的买。如果说以前这些节俭行为女儿能忍耐的话，现在张老先生的节俭行为就让他女儿难以忍受了：张老先生经常从垃圾箱里

翻出一些菜叶子带回家。

女儿实在不明白张老先生为什么要去捡别人扔掉的垃圾，“我们的经济条件也不错，天天去垃圾箱里捡东西，别人还以为我不孝顺呢。”为此，女儿和张老先生说过很多次，有时候急了还会和老人嚷嚷几句。但不管怎样，张老先生每天早上都会穿戴整齐去捡垃圾。有一天，张老先生的女儿无意间听人说起，酷爱捡破烂，没准是得了老年痴呆症。她仔细梳理了父亲的各种表现，觉得的确有点像老年痴呆。于是她带父亲到医院检查，结果证实了她的猜测，父亲的确罹患了老年痴呆症，而且病情已经发展到中期。



40年前的东西还舍不得扔 苦日子让他们缺少安全感

40岁的林先生今年刚刚晋升为父亲。林先生的母亲年近七旬才抱上孙子，格外欢喜，她把自己的压箱底的宝贝都“贡献”出来。林先生一看，母亲压箱底的“宝贝”竟然是他小时候穿过的八成新的衣服，还有几件他童年时代

款式风格的新衣服。母亲念叨说，这些新衣服当时没舍得给他穿，本来想着再要个孩子，新衣服留给老二穿。赶上独生子女政策，林先生就成了家里的独苗苗，当年的新衣服就一直放在衣柜里，舍不得扔，“全都留给孙子”。林先生母亲的这些“宝贝”一留就是30多年。可这些宝贝在林先生的媳妇看来，都属于“垃圾”，实在

没办法给孩子穿，即使让她在婆婆面前做做样子，给儿子穿一会儿，她也觉得很难。

其实，林先生母亲珍藏的物品不仅有半新不旧的童装，还有一些留了30年的布料、针头线脑……攒瓶瓶罐罐也是林先生母亲的爱好，各种盛水果罐头的玻璃瓶都舍不得扔，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阳台上。

★分析与建议

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鲍枫说，老年痴呆患者在疾病的早期到中期阶段，对外界的判断能力、认知能力都已经出了问题，“常人的生活习惯、生活常识、法律法规等，在他们思维中已经不存在了。他们之所以会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捡回来，完全出于本能：我要生存。”

鲍枫说，老年痴呆的老人为了维持个体生存，要“囤积”大量的物品。健康人觉得没用的东西，被一些老年痴呆症患者认定是维持生活基本需要的物品。“如果家里的老人突然出现了囤积、爱捡破烂、爱攒东西的情况，首先要考虑他们是不是患了老年痴呆。”

★分析与建议

“现在70岁以上的老人小时候大都经历过苦日子，习惯了精打细算。”鲍枫说，小时候很少有不吃不喝的。“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买米、买面、买肉都要凭票供应。”老人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，等到他们老了之后，更是舍不得扔掉旧东西。

其实，很多老人攒破烂，不是为了以后用，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

心理需要；而且这种囤积也反映出一些老人缺乏安全感。鲍枫说，人老了会生出一种舍不得旧物件的心态，也是正常的心理。与老年痴呆患者相比，“念旧”、“缺少安全感”的老人喜欢囤积物品，但他们攒的“破烂”实际上还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；而老年痴呆患者则是什么都攒，垃圾也当成宝。

鲍枫不赞成儿女想让父母不

要攒破烂，“儿女和父母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不尽相同，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老人呢？”鲍枫说，换个角度来看，老年人能经常摆弄一下自己积攒的物品，对他来说，是一种精神寄托，也是生活乐趣。

其实，真正孝顺的儿女，不仅要实现“老有所养”，更重要的是要实现“老有所乐”。（贾晓宏）

●小说连载

曾少年

(12)

■文/九夜茴

吴大小姐其实并不讨厌我和秦川

平时我们这些跟将军爷爷好的小孩，自然不会去理吴大小姐，所以我不信小船哥会在那里。

一路拌着嘴，我和秦川绕到吴大小姐家院前，暗红色的大门虚掩着，门前方形的抱鼓石有一角已经被砸掉了，常年在阴影里，长着青灰色的霉斑。我不自觉地有点怕这个小院，时光太久，不知里面装了什么样的光怪陆离。秦川是男孩子，到底比我胆子大些，先一步走了进去。我跟着他躲在影壁后面，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。

院子里搭了葡萄架，未到时节，没有鲜艳的果子。葡萄架下是圆石桌和圆石墩，石桌上摆着一个收音机，正“咿咿呀呀”放着京剧，吴大小姐立在一旁，她虽然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，但却仍有看人的气度，头上戴着黑色的细丝发箍，向后拢起鬓发，穿一件驼色的开司米对襟罩衫，下身是深蓝色的裤子，模样十分齐整，和我们院里的老太太们大不相同。

胡琴声响起，她便开腔哼唱：“对镜容光惊瘦减，万恨千愁上眉尖；盟山誓海防中变，薄命红颜只怨天；盼尽音书如断线，兰闺独坐日如年！”

吴大小姐身段漂亮，字正腔圆，我听着有趣，往前多探了半个身子，却被她眼风扫到，冲外喊：“谁在那儿呀？”

我和秦川吓得不行，正转身要逃，却被熟悉的声音喊了回来。

“乔乔？川子？你们俩怎么来了？”

小船哥拿着扫把笤帚走了出来，见到我们，也大吃一惊。

“她非要来找你！”秦川先把事都往我身上赖，我忙也指着他告状：“小船哥，是他跟踪你来的！”

“我没跟踪！是碰巧遇见的！”秦川急着解释，“你要是不想来，我才不愿意进这个院呢！”

“那就出去！”吴大小姐关上收音机发了话。我们都静下来，谁也不敢吵嘴了。“吴奶奶，他们都是我们院的小孩，是来找

我的。”小船哥说。

吴大小姐轻哼了一声收拾起东西转身回了屋，她门前挂了一条竹帘子，“啪”一声响，就把我们搁在了外边。

“你怎么敢来她这儿呀！”秦川松了口气，拉住小船哥问。

“我们班组织照顾街道上的孤寡老人，谁也不愿意来这院，我就来了。”“嘻！刚才吓死我了。”我拍着胸口，“小船哥，你来这可别让将军爷爷知道，不然他肯定不让你进院，也不借给你梯子。”

小船哥笑着摇摇头，我拉着他刚要说话，吴大小姐在屋里却叫起小船哥的名字。“筱舟，进来吃点心！”听见有点心，我和秦川都犯了馋，小船哥叫我们一起去，馋虫战胜敬畏，我们战战兢兢地跟着他走进了屋里。

吴大小姐家里倒和我们家没什么不同，家具有黄漆的，也有黑木的，并不成套，写字台上养着一盆君子兰，玻璃板下压着几张黑白照片，有她自己的小像，还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五屉柜上摆放一个孔雀蓝的花瓶，那是屋里最好看的物件，里面插着鸡毛掸子，旁边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比我家里的还要小。

床边有个小木桌，上面摆了一盘点心，里面有牛舌饼、绿豆糕、蜜三刀，还有我最爱吃的萨其马。另外有三个画着梅花的瓷杯，看着像一套的，里面冲着浓香的麦乳精。

可见，吴大小姐虽然只喊了小船哥一人，但点心却准备了三份。我忽地开心起来，知道她其实并不讨厌我和秦川。

那天我们吃完点心就回了家，以后小船哥再来打扫院子时，我和秦川就吵嚷着一起来，这瞒不住秦茜，很快她也摸上了门。

有了我们，吴大小姐的小院霎时热闹起来。我搞不清将军爷爷知不知道这件事，反正他还让我们去浇花，摘他家的柿子和大枣。我们与将军爷爷好，也与吴大小姐好，虽然他们俩仍不要好。

下期关注：北京城里渐渐多了许多新奇

●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22)

■文/潘运明

灵宝城复仇

河南自治军二路人马齐头并进到灵宝城时，新到任的县知事刘人杰与杜战元连长也在商议守城事宜。经过反复协商，他们决定：东南两面城墙由杜占元把守，西北两面城墙由商会团丁与武装警察把守，驻在城南财神庙里的武装保险队，本是从省城来搜查大烟土的，随着蹙将杆子的临近，也被就近安排防守城南高地，互为犄角，相互策应，四门紧闭，严阵以待。

这天夜里，浓重的云块遮蔽了天空，大地上一片漆黑。三十多名保险队员还在沉沉大睡中，张得胜率杆众已摸到城南高地上的财神庙附近。近段以来，保险队凭着是省城派来的人，骑马挎枪，耀武扬威，不可一世，每到乡下，总是倚仗权势，欺压烟民，打着搜查烟土的旗号，对烟民大肆讹诈，大量的钱财流进腰包，而上报却是并没有发现种植大烟。

当张得胜率队包抄过来时，一个个吓得作鸟兽散。张得胜轻而易举地占领城南高地，派出灌手们扛起云梯，悄悄从西南角处蹙过护城河，将云梯靠近城墙，爬上城头。连长杜战元与几个排长打排头正浓，其他的人大多在睡觉，忽闻外面有动静，哨兵报与连长，杜占元从连部出来爬上城墙时，墙上已经有不少杆匪。枪声陡然炸响，官兵们措手不及，慌乱地呼喊着四下逃奔，杜占元喊破喉咙也无济于事，见大势已去，他出六和巷，转到城隍庙后面，向城西门逃去。

“站住，缴枪不杀！”杜占元正急匆匆地奔逃，竟被一个骑马的人拦住去路。

杜占元绕了几个弯，见大街小巷拥挤不堪，奔逃的人流不断，他脱掉灰色制服，低头混进人群里向城门口逃去。

也不知随着人流在城内转了几个来回，杜占元来到东城门时，天已麻麻亮，他暗自庆幸即将逃脱。当他放大胆子接近城门时，断喝声把他吓得一哆嗦：“杜队官，一向可好？”

杜占元脑袋“嗡”的一下差点晕倒，仿佛空中打个炸雷，抽了身上的筋骨一般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力气。他拿眼向十多步开外的地方望去，竟没人注意到他，他心里纳闷，谁在这里还认得

我？他刚要挪步，头顶上发出一阵大笑：“杜队官，睁开你的狗眼瞧瞧我是谁？”

杜占元打起眼罩向城门口楼上观看，只见上面站着一帮人，为首的个头高大，面色银白，卷发，看上去威威武武的样子。他一眼就认出是当年被自己吊打过的部下——张庆张廷献，顿时，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，如同梦中一般，杜占元觉得天旋地转，暗叫这下可没命了。

“杜队官，咱们是老相识了，难道你还不认我这个老部下吗？”

“哎呀，原来是张庆兄弟，不不，是、是张、张爷爷，我早就说过，你老弟不是池中之物，是干大事的人……”

“哼，满嘴喷屎，一派胡言，克扣优恤金的事恐怕你也不会忘掉吧？！”

“唉，别提了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瞎了狗眼，罪该万死，老弟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放我一条生路，要现洋、烟土、枪支都中，只求手下留情。”

“哼，想不到一个官军连长还说这样没成色的话，真是无耻的家伙。不过，我张庆还是应该感谢你哩，如果不是优恤金的事，也许我还在你手下当差听令，哪能有今天的揭竿？按说我是不是应该横了你的，可没办法呀，我现在是人见人怕的杀人魔头，是上天派来的凶神恶魔，像你这种欺上瞒下的败类早就该千刀万剐罪了。不过，我实话告诉你，爷爷是不会斤斤计较的，今天也不打算要你这颗狗头，看你的造化吧，只要你能从城门口逃出去，算你命大，一步之差，天壤之别，我这样也算对得起你这老上司了吧？！”

杜占元“扑通”跪倒在地，连声叫道：“张爷爷如果放了我，以后做牛做马我也要报答你，家里还有高堂老母，请张爷爷高抬贵手……”

“哼，男人膝下有黄金，你这没有脊梁骨的东西爬起来滚吧，别让我再看到你！”

“大哥，不能放了他，都是他把你逼上梁山拉杆蹙的，现在咋能一笔勾销？”几个当年随他出来的弟兄愤怒地叫道。

杜占元趁机爬起来向城门口逃去，张庆哈哈大笑起来，在他的笑声里，雨点般的子弹已在杜占元身旁炸响……几天后，由老洋人张庆派出的特遣小队又出现在洛阳城。

下期关注：特遣小队洛阳绑票